



小交通

周 扬 帆 著

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

小 交 通

——贺龙和青少年

周 扬 帆

湖 北 人 民 女 学 社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包括六篇有关贺龙与青少年的故事，这些故事是根据洪湖等县的民间传说创作的。其中描述了贺龙同志关怀和爱护青少年的动人事迹，也反映了青少年对贺龙同志的无限信任和热爱。

小 交 通 风 扬 帆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沔阳县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.875 印张 29,000 字
1979 年 11 月第 1 版 197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：1—8,306

统一书号：R10106·823 定价：0.15 元

目 录

幸福的梦	1
一碗菱角粥	13
小交通	24
谁是贺胡子	33
送鸡蛋	42
喜鹊登枝	49

幸福的梦

太阳落土了，余辉还没有收尽，把西边的云朵染得五彩缤纷，美丽极了。

麻雀、喜鹊、黄莺、燕子和其它一些鸟儿自由自在地蹦呀，跳呀，飞呀，唱呀。它们忙碌了一整天，到了傍晚都纷纷飞回树林。在窝里，小鸟偎依着大鸟，准备甜甜地睡它一觉。

这是一九二八年夏季的一天。贺龙同志带领部队打下监利县朱河镇后，经过一天的艰苦行军，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另一个小镇。红军打算在一座破旧的古庙里住宿。刚一落脚，就来了一个要饭的小孩。他叫腊生，说要找贺龙同志。恰好，贺龙同志就在他眼前。

腊生见了贺龙同志，因为陌生，有些胆怯。贺龙同志热情地对他说：“我叫贺龙，你找我有事么？”

腊生这才壮着胆子说：“我要参加红军，杀白匪！”他瞪着一对灯笼似的眼睛，小嘴巴微微地张着，等候贺龙同志的回答。

“好家伙，人小志气还不小哩。”贺龙同志心里这样想着。

“爹妈叫你来的？”

腊生猛地一惊，眼皮连眨直眨，歪着脑袋想了想，说：“不是，我自己来的。”

“你爹妈同意吗？”

腊生为了参加红军，心里早已想好了一套话，此时他便象放鞭炮一样地说开了：“我同意，全家同意，我参军，全家跟您走；我打仗，全家一齐上。”

“哟，多有意思！”贺龙同志习惯地含起烟斗，摸了摸腰间的短枪。腊生有趣的答话，逗得贺龙同志和在场的人都笑了：“人小口气大，你能代表你爹妈？”

这一问，触动了腊生的痛处，他一下扑到贺龙同志怀里，抽噎着说：“我爹妈被白匪军杀了，我是个孤儿。贺老总，收下我吧，我要报仇！”说完便放声大哭起来。

贺龙同志紧紧地搂着他，不停地替他擦眼泪，并轻声细语地安慰他说：“别难过，有什么事对我说好了，红军替你报仇！”腊生慢慢地停止哭声，断断续续地讲了自己一家的遭遇。

腊生的爹妈都是共产党的地下交通员。一天，他站在齐胸深的湖水里，推着小木盆，正在采摘菱角。



忽然，从村子里传来“叭叭叭”的枪声。他掉头一看，家里的茅草棚子起火了。他心急如焚，丢下菱角和木盆，一爬上岸，也顾不上换衣裳，浑身上下湿漉漉的，就拼命往家里跑。跑到半路上，被一个老大爷拦住了：

“孩子，由于坏人告密，你爹妈被白匪军枪杀了。他们还要斩草除根，正到处找你呢，你快跑吧！”

他一听火冒三丈，两个拳头捏得象铁锤：“不！我跟他们拚啦，替爹妈报仇。”

他拚命想从老大爷手里挣脱掉，老大爷死死地拉着他不放，并感叹地说：“好孩子，别傻啦！白匪军手上有武器，你赤手空拳地去跟他们拚，只会白送一条命。你要给爹妈报仇，快去找贺龙，参加红军。”老大爷的一席话，点燃了他心中的一盏明灯，他暗暗地下决心：“对！去找贺龙，参加红军”。他谢过老大爷，朝着村子的方向，双膝跪地，连叩了三个响头，算是向死去的爹娘告别，向燃烧着的茅草棚子告别，向自己的家乡告别。

.....

腊生的诉说，激起了大家无比的义愤和同情。贺龙同志也感到揪心地难过，他用爱抚的目光细细地打量着腊生：只见他鼻梁高翘，神情刚毅，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，显得十分机灵和勇敢；头发蓄得老长，乱蓬蓬的，活象个喜鹊窝；上身的单衣东一个窟窿，西一个窟窿；裤子破得连屁股也袒露在外面。

贺龙和蔼地问：“我们经常急行军，今天一百里，明天一百二十里，你能跟得上？我们可不能背个小孩行军打仗呀！”

腊生挤挤眼说：“跟得上。从朱河镇出发，我已经跟你们走了一整天，腿不疼，腰不酸。”他拍拍腰，又拍拍腿，还将一双乌黑的脚丫子伸给贺龙同志看：“您

看，这不好好的吗？半根汗毛也没有掉。要是穿上军装，打上绑腿，这双腿呀就要变成飞毛腿啦！”

“哈哈，好个小飞毛腿，你今年多大岁数？”

“十三！我不撒谎。”他先伸出了右手的食指，接着又伸出了中指和无名指。

“十三？”

“我妈说过，一年小，两年大。红军里头不是也有红小鬼吗？”他还象打机关枪似地向贺龙同志历数他的伢伢本领：“我会游泳、钓鱼、划船、放牛、砍柴，还会学鸟叫，不信，您听。”边说边学着起更鸟叫了起来：“起去，起去，快快起去。”

由于他学得真切，逗得大家发出了一阵哄笑。

贺龙同志问：“我们红军讲纪律。你象小野鸟似地跑惯了，能遵守革命纪律吗？”

“能、能、能！”他说一下，点一下头，象鸡子啄米似地，表示他能做到。

贺龙同志打心眼里喜欢这个孩子，准备收下他。因为这孩子苦大仇深，爱憎分明，艰苦生活的考验，锻炼了他的革命意志。深信他在革命的摇篮里一定会迅速地成长，成为一个出色的红军战士。

贺龙同志乐哈哈地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好！我们收下你。”

腊生一听说收留他，高兴得跳了起来。他伸出双手，请求道：“从现在起，我就是红军战士了，请发给我一支枪吧！”

贺龙同志轻轻地按着他伸出的小手，说：“别慌，当红军要象个红军的样子。先理发、洗澡、换衣服，发枪以后再说。”

腊生被老战士带去理发，又干干净净地洗了个澡。他穿上了一身新军装，连蹦带跳地跑去见贺龙同志，双脚并拢，昂首挺胸，行了个举手礼，笑眯眯地说：“报告！贺老总，您看我象个红军战士吗？”他心想，贺老总见他这副神气一定会点着头，伸出大拇指，夸奖说：“象，象，象极了！”

腊生装得越严肃，样子就越显得滑稽可笑。他穿着大号军装，裤脚拖在地上，袖口老长老长，脚和手都看不见了，贺龙同志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又象又不象。”

不象？这叫腊生真难受，高兴劲儿全没了，小脸蛋刷地一下变得通红，心里嘀咕起来，捉摸着不象红军战士的原因。他看看衣扣，没有扣错；又摸摸屁股，肠子（裤带）也没掉出来。他想了又想，眼珠也不停地转动，忽然象发现了什么，挺有把握地说：“贺老总，要说不象，就只有一点，少支枪！”

贺龙同志说：“不！就是有了枪也不象。”随后，贺龙同志用命令的口气说：“快把军装脱下来给我。”

腊生，一时丈二金刚——摸不着头脑，踌躇不安起来。他实在舍不得脱下心爱的军装：“不，我不脱。”

贺龙同志严肃地说：“既然是红军战士，就要遵守纪律，服从命令，这也不，那也不，还象个红军战士吗？”

腊生的心里嘀咕开了。不脱吧，就是不服从命令，不服从命令，就更象红军了；脱吧，那究竟象什么呢？但这是贺老总的命令，又不敢不服从，于是他气鼓鼓地噘着小嘴巴，狠心脱下了心爱的军装，把它送到贺龙同志手里。

贺龙同志接过军装，拍打着军装裤腿上的灰尘，对他说：“小心着凉，快去钻被窝，好好睡一觉，明天好行军。”

入夜，繁星点点，不住地眨巴着狡黠的眼睛。透过窗户，星星也好像在奚落他不象红军战士哩。腊生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。

贺老总凭什么说我不象红军战士呢，他拿走我的军装干什么呀？越想越觉得问题有点儿蹊跷，担心红军嫌他年纪小，趁他睡着后，队伍出发时把他甩掉。

人们都说贺老总对穷人好，对我这个穷人的孩子，

他决不会扔下的，腊生又这样安慰自己。

不管怎样，腊生的脑子里总象被一个大问号给钩住了，他一点睡意也没有，翻来覆去把床上的铺草弄得窸窣响。不行，红军睡觉也有纪律，影响别人睡觉，哪象红军战士哩？他索性披起被子，背靠着墙坐在床上，眼睛一眨也不眨，盯着贺龙同志闪亮的窗口。

坐到半夜，腊生实在有点儿支撑不住了。为了不让自己睡着，他不住地用手拧自己的耳朵，直拧得耳朵滚烫发烧；拧耳朵不灵了，就用牙齿狠狠地咬下嘴唇，直咬得嘴唇麻木；咬嘴唇不灵了，就死劲地扯眼睛皮。瞌睡虫，真是个软缠细磨的坏家伙，腊生使尽了法子，怎么也制服不了它，多急人！

黎明前，腊生眼睛皮打架打得更厉害了，用手怎么也扯不开，后来连手也不听使唤了。他终于睡着了，进入了甜蜜的梦乡。

这是一个有趣的梦，又是一个幸福的梦。过去，躺在妈妈的怀里，也没做过这样好的梦。一会儿他梦见贺老总用一根银灰色的长布条给他量身高、腰围、肩宽，他有意踮起了脚，鼓起了肚皮……一会儿又梦见自己给贺老总牵白马，雄赳赳、气昂昂地走在队伍的前面。他掉转头来，偷偷瞟了贺老总一眼，只见贺老总腰里系着黄亮黄亮的宽皮带，皮带上别着挂有红绸

子的手枪，手里拿着望远镜，骑在高头大白马上，好不威武。走着走着，贺老总用手指指地下对他说：“小鬼，快把裤脚卷起来，别让它在地上拖，影响行军。”他正弯下腰准备卷裤脚，忽然醒了。

他揉了揉惺忪的眼睛，抬头一看，贺老总正笑嘻嘻地和一群战士站在他床前。



贺龙同志手托折叠得整整齐齐的军装，送到腊生面前，说：“快穿着试试，看合身不？”贺龙同志的眼皮

略微有些浮肿，眼里布满了血丝，但显得分外精神，没有丝毫的倦意。

腊生马上把被子一掀，也顾不得穿鞋，一个鲤鱼打挺，从床上站了起来。他接过军装就穿，一时心慌手乱，不知是先穿褂子好，还是先穿裤子好，竟把扣子也扣错了。

贺龙同志打趣地说：“嘿！这个裁缝师傅真不高明，扣子钉多了，扣眼做斜了。”说着忙蹲下身子，把扣错的扣子一颗一颗地解开，又一颗一颗地扣好。随后，给他扯了扯衣服，绕着他前后左右看了又看，笑着说：“现在象个红军战士了！”

“象红军！象红军！”腊生拍着手，高兴得跳了起来。他感到自己突然长高了、长大了，心里象灌满了蜜糖，比香甜的梦还要香甜哩！

腊生不住地抚摸着新军装，眉开眼笑，甜蜜地思索着，怎么大号军装一夜之间变成了合身的小军装。他翘起大拇指，说：“贺老总，这个裁缝手艺真高，他没见过我，可改的衣服不大不小，不紧不松，正合我的身架，真是个神裁缝，我要好好谢谢他。”

战士们都哈哈地笑个不停，而腊生却被蒙在鼓里，笑得他莫名其妙。

一个战士逗趣地说：“小鬼，你说那神裁缝在哪

儿？”

腊生把握十足地说：“这还用说，贺老总从镇上请来的嘛！”

“神裁缝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快谢谢贺老总吧！”战士们望着贺龙同志神秘地笑着，贺龙同志默不做声。

神裁缝——贺老总？！腊生怎么也不敢相信，一个指挥千军万马打仗的领导人，能象自己的妈妈一样，会针线活儿，而且比妈妈的手艺还要高明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妈妈手指上有顶针箍，贺老总怎么没有呢？他瞄了瞄贺龙同志的手指，没有，真的没有。

有个战士见他仍然疑惑不解，说：“小鬼，实话对你说吧，你一夜没睡，贺老总也一夜没眨眼皮。他象你这么大的时候，带着剪刀、竹尺、针线包，经常跟着父亲走乡串寨，学裁缝手艺。至今他的裁缝手艺还没丢哩！”

战士们你一言，我一语，七嘴八舌地说开了：“你看，这颗扣子是贺老总给我钉的。”

“你看，我这衣领是贺老总给翻的。”

“你看，这块补巴是贺老总给打的。”

贺老总摆了摆手，示意大家不要再说下去了。他从荷包里掏出了几块碎布递到腊生手里，说：“给，留

着以后缝补衣服用。不会补，慢慢学，我可以教你。”说完又从身上取下一口针，送给腊生。

腊生接过碎布和针，一股暖流传遍了全身。

腊生见到这种情景，禁不住热泪盈眶。他想，自己没了爹娘，象失群的小雁，孤苦伶仃，过着流浪生活。来到红军队伍里还不到一天，同志们待我象亲兄弟一样，特别是贺老总象爹妈一样的关怀和爱护我，确实使自己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温暖。他欣慰地微笑着，暗暗地对自己说：“我现在再不是孤儿了。红军就是我的家，贺老总就是我的亲爹妈！”

腊生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，象展翅飞翔的小鸟，扑向贺龙同志怀里，幸福地笑了。贺龙同志也将他紧紧地搂抱着，高兴地亲了亲他的圆脸蛋！

战士们看到这激动人心的场面，都无限感慨地说：“这真是慈母手中线，战士身上衣。”

一碗菱角粥

一九二八年初秋，贺龙同志领导的红军在洪湖地区打了不少胜仗，人民高兴，敌人害怕。

洪湖地区有首童谣唱道：

七月的菱角八月落，
穷人要过好生活，
快找贺龙当红军，
砍他白匪的狗脑壳。

正当湖边港汊的菱角开始采摘的时候，十五岁的小兵菱角从白军里开了小差，找贺龙要当红军。

菱角个子不高，脸色黝黑，眉毛下滚动着一对光闪闪的黑眼珠。别看他长得矮小精瘦，看上去却和湖里长的菱角一样，锋芒毕露，硬硬梆梆的。他一见到贺龙，就说：“长官，我是个俘虏兵，要求参加红军。”

贺龙同志立刻纠正道：“叫我同志，不叫长官。你不是俘虏兵，你是光荣地回到我们穷人的队伍里来了。”贺龙同志一面答应他参军，一面问他叫什么名字。